晉確菴曰此篇先論兵家之大畧後乃次其事詳之

諸理齋曰天者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之制此兵家

曰五愼四權三處條達詳明皆先文德而後勇力吳子可稱良將

○始計

孫武子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

正理

李爲谿曰知者勝不知者不勝十三篇不出此二句

徐子興曰兵之詭道至不可先傳戰陣之事君子不

也曲制者部曲旗幟金鼓之制也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糧路也主用者主軍費用也凡
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
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
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
吾以此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
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計利以聽乃爲之勢
以佐其外常法之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因其所利而制權變
之遠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
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

厭詐此之謂也
李荃曰自兵者詭道至出其不意總曰其愚而誘導之耳
汪有泉曰廟算者得算于廟堂之上也後有廟戰廟勝淮南管韓皆本此

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于無算乎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要知

林見素曰孫子之文有精華有關節有眼骨有次置有餘波照應起伏分段難以具述

○虛實

孫武子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

林見素曰兵實則勝兵虛則敗凡用兵之法貴實而惡虛此篇之篆皆是變敵之實以為虛變我之虛以為實也

錢鶴灘曰孫子十三篇中所論一句自為一篆奇正相生須細翫

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致人者使敵來就我是虛之也致於人者被敵所使往赴之不致於人是實之也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委棄輜重佯輸詐走敵貪利而自來是虛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絕其援檮其穴守險埋伏使敵不得來由此害之使虛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飢之安能動之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

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戰敵雖有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乖其所之惑亂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形人者我之正敵以爲奇我之奇敵以爲正也無形皆奇變爲正正變爲奇便敵莫測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蓋用力少而成功多也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

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此言不知戰地戰日之患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哉故曰勝可為也敵雖衆可使無鬬故策之而知得

何啟圖曰我因敵形而制勝故人不知亟苛兵勢最奇

徐子輿曰以水之形喻兵之形巧而且切

林見素曰此數句即前攻

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生死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知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用戰已勝之形不可復用因敵制勝之形無有窮也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致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皆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虛實勝敗之機在吾方寸

其所不守、其所不攻至于無形無声者也一篤主無窮露

之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
間
死生此言兵无常勢爲將者當體諸此也

王鳳洲曰通篇總一避實擊虛之意而所以敵爲我擊則以先處戰地而佚因敵變化其應若神也此篇首尾喚應較他篇更句句精密

守權守城之權法　　尉繚子

凡守者進不郭圉退不亭障以禦戰非善者也豪傑雄俊堅甲利兵勁弩彊矢盡在郭中乃收

王子堯曰敵壯而我怯此不可不知

陳明卿曰以誠爲城城者人之精誠也

窖廩毀折而入保令客氣十百倍而主之氣不半焉敵攻者傷之甚也然而世將弗能知（敵來攻者被傷之甚也然而世之爲將者弗能知其守法何如耳）夫守者不失險者也守法城一丈千人守之工食不與焉出者不守守者不出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故爲城郭者非特費於人聚土壤也誠爲守也千丈之城則萬人之城也池深而廣城堅而厚士民備薪食給弩堅矢強矛戟稱之此守法也攻者不下十餘萬之衆其有必救之軍

守將策曰救城法不誠其後諸將亦主者當知此擇矣

者則有必守之城無必救之軍者則無必守之城攻城之卒不下十餘万之衆其在外必有救之軍者不可无外援也若彼城堅而救誠則愚夫惷婦無不蔽城盡資血城者暮年之城守餘於攻者救餘於守者若彼成堅而救不誠則愚夫惷婦無不守陴而泣下此人之常情也遂發其窖廩救撫則亦不能止矣必鼓其豪傑雄俊堅甲利兵勁弩强矢并於前么歷毀瘠者并於後十萬之軍頓於城下救必開之守必出之出據要塞但救其後無絶其糧道中

焦竑曰末結倒敵而待奇句

外相應此救而示之不誠則倒敵而待之者也後其壯前其老彼敵無前守不得而止矣此守權之謂也

王鳳洲曰得陰符之精粹得十三篇之要畧可為戰勝攻取之第一秘

一李為霖曰戰勝攻取之法總不出知己知彼一句此篇首曰世將弗能知一句道破今日之債帥尤甚可為寒心

○上畧　黄石子

宋潛溪曰莊子鋒利剛強是也

宋潛溪曰兵法藏於九天之上潛於九地之下是也

夫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賞祿有功通志於衆故與衆同好靡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治國安家得人也亡國破家失人也含氣之類咸願得其志軍讖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人之所助強者人之所攻讖者驗也言將來之驗也柔有所設剛有所施弱有所用強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端末未見人莫能知天地神明與物推移變動無常因敵轉化不爲事先動而輒隨故能圖治無疆扶成天威康正八

李爲霖曰見兵家卷舒一因乎時而剛柔不可偏廢也

蘇大紳曰信賢使民文武二道也

傾明卿曰以相隨相救爲

極密定九夷如此謀者爲帝王師故曰莫不貪強鮮能守微少有能待其機微者若能守微乃保其生聖人存之以應事機舒之彌四海卷之不盈懷居之不以室宅守之不以城郭藏之胸臆而敵國服軍讖曰能柔能剛其國彌光能柔能強其國彌彰純柔純弱其國必削純剛純強其國必亡夫爲國之道恃賢與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則策無遺所適如肢體相隨骨節相救天道自然其巧無間軍國之要察衆心施百務危者

巧　李卓吾曰此下數斷參衆忘旗百務不過因時攷宜以為輕重不涉偏任志識耳

安之懼者歡之叛者還之寃者原之訴者察之卑者貴之强者抑之敵者殘之貪者豐之欲者使之畏者隱之謀者近之讒者覆之毁者復之反者廢之横者挫之滿者損之歸者招之服者居之降者脱之獲固守之獲阨塞之獲難屯之獲城割之獲地裂之獲財散之敵動伺之敵近備之敵强下之敵佚去之敵陵待之敵暴綏之敵悖義之敵睦携之順舉挫之因勢破之放言過之四綱羅之得而勿有居而勿守拔而勿久

立而勿取爲者則已有者則士焉知利之所在
彼爲諸侯巳爲天子使臣自保令上自處世能
祖祖鮮能下下祖祖爲親下下爲君下下者務
耕桑不奪其時薄賦斂不匱其財罕徭役不使
其勞則國富而家娛然後選士以司牧之夫所
謂士者英雄也故曰羅其英雄則敵國窮英雄
者國之幹庶民者國之本得其幹收其本則政
行而無怨夫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禮崇則
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故祿賢不愛財賞功

遁不遁此

張公實曰此吳起与士卒同甘苦是也

不踰時則下力并敵國削夫用人之道尊以爵贍以財則士自來接以禮勵以義則士死之夫將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故兵有全勝敵有全因昔者良將之用兵有饋簞醪味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已也故主察異言乃覩兵萌三聘儒賢姦雄乃遁主任舊齒萬事乃理主聘巖穴士乃得實謀及負薪功乃可述不失人心德乃

更爲霖曰歷
序皇帝王術
而優劣自見

洋溢

李爲霖曰延攬英雄則通志於衆不但爲將之道則聖帝明王未嘗不以此爲先務故堯舜爲天下得人難又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石公得之審矣於三略中首即道破

○中略　　黄石子

夫三皇無言而化流四海故天下無所歸功帝者體天則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讓功四海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故使臣不待禮

陳句山曰覇ㄟ于伯功而外猶王之分矣

兼用智勇貪愚四者皆可使羣用之何如耳

賞有功美而無害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設矩備衰四海會同王職不廢雖甲兵之備而無鬬戰之患君無疑於臣臣無疑於主國定主安臣以義退亦能美而無害伯者制士以權結士以信使士以賞信衰則士疏賞虧則士不用命軍勢曰出君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微權權之軍微妙者也

人者久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釋近謀遠者勞而無功釋遠謀近者佚而有終佚政多忠臣勞政多怨民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强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殘滅之政累世受患造作過制雖成必敗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順逆者亂之招順者治之要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道者人之所蹈德者人之所得仁者人之所親義者人之所宜禮者人之所體不可無一焉故夙興夜寐禮之制也討賊報讎

此章自上得天下治世不易之理

義之決也惻隱之心仁之發也得已得人德之路也使人均平不失其所道之化也道之化者政教化人之道也出君下臣名曰命施於竹帛名曰令奉而行之名曰政夫命失則令不行令不行則政不立政不立則道不通道不通則邪臣勝邪臣勝則主威傷千里迎賢其路遠致不肖其路近是以明君舍近而取遠故能全功尚人而下盡力廢一善則衆善衰賞一惡則衆惡歸善者得其福惡者受其誅則國安而衆善至衆疑無定國

楊廷齋曰總說軍勢數段

勢曰無使辯士談說敵美為其惑衆無使仁者主財為其多施而附於下軍勢曰禁巫祝不得為吏士卜問軍之吉凶軍勢曰使義士不以財故義者不為不仁者死智者不為闇主謀主不可以無德無德則臣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失權臣不可以無德無德則無以事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國弱威多則身蹶故聖王御世觀盛衰度得失而為之制故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天子六師世亂則叛逆生王澤竭則盟誓相誅伐

許方山曰此
頌功不及王

德同勢敵無以相傾乃攬英雄之心與衆同好惡然後加之以權變故非計策無以決嫌定疑非譎奇無以破姦息寇非陰計無以成功譎奇謂謀之譎詐奇異者陰計謂謀之秘密者機事不密以害成故陰計可以成功也夫高鳥死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亡者非喪其身也謂奪其威廢其權也人君奪其威廢其權不令總兵柄也封之於朝極人臣之位以顯其功中州善國以富其家美色珍玩以悅其心夫人衆一合而不可卒離威權一與而不可卒移還師罷軍存亡之階故弱

李炷岡曰湯武之師是也

之以位奪之以國是謂霸者之畧故霸者之作其論駁也此謂霸者之謀畧故霸者之作其論駁雜也存社稷羅英雄者中略之勢也故勢主秘焉故權勢之主秘密而不肯洩焉

王鳳洲曰敘次帝皇王伯敘次軍勢從來一開一闔愈轉愈嚴中畧承上畧起下畧也

下畧

黃石子

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下之福故澤及於民則賢人歸之澤及昆蟲

則聖人歸之賢人所歸則其國强聖人所歸則六合同求賢以德致聖以道賢去則國微聖去則國乖微者危之階乖者亡之徵賢人之政降人以體聖人之政降人以心體降可以圖始心降可以保終降體以禮降心以樂所謂樂者非金石絲竹也謂人樂其家謂人樂其族謂人樂其業謂人樂其都邑謂人樂其政令在人樂其道德如此君人者乃作樂以節之使不失其和故有德之君以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樂樂身樂

衆惑無治民疑定惑還國乃可安一令逆則百令失一惡施則百惡結故善施於順民惡加於凶民則令行而無怨使怨治怨是謂逆天使讐治讐其禍不救治民使平致平以清則民得其所而天下寧犯上者尊貪鄙者富雖有聖王不能致其治犯上者誅貪鄙者拘則化行而衆惡消清白之士不可以爵祿得節義之士不可以威刑脅故明君求賢必觀其所以而致焉致清白之士脩其禮致節義之士脩其道然後士可

揚升菴曰又
河原始篇中

楊升菴曰又
此原始篇末

致而民可保夫聖人君子明盛衰之源通成敗之端審治亂之機知去就之節雖窮不處亡國之位雖貧不食亂邦之粟潛名抱道者時至而動則極人臣之位德合於己則建殊絕之功故其道高而名揚於後世聖主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夫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爝火臨不測而擠欲墜其克必矣所以優游恬淡而不進者重傷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惡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夫人之在

謝子喬曰此豪傑不止孟道萬象杰一然大奇可賢奸不共門邪正不相容古今一律

道若魚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子常懼而不敢失道喻人不可無道有道則存無道則亾豪傑秉職國威乃弱殺生在豪傑國勢乃竭豪傑低首國乃可久殺生在君國乃可安四民用虛國乃無儲四民用足國乃安樂賢臣內則邪臣外邪臣內則賢臣斃內外失宜禍亂傳世大臣疑主衆姦集聚臣當君尊上下乃昏君當臣處上下失序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受其害嫉賢者其名不全進賢者福流子孫故君子急於進賢而

美名彰焉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萬民乃思散去一利百人乃慕澤去一利萬政乃不亂

李爲霖曰此畧神单言聖賢係天之禍福歸之則天下安去之則天下危故反覆以賢聖之功化闡發無餘文勢如珠走盤愈精愈密莫竟其妙也

青藜子

○○○王師 說苑

將師受命者將率入軍吏畢入皆北面再拜稽首受命天子南面而受之鉞東行西面而揖之

王遵巖曰有制之將使士卒用命者內術之深法

韋爲霖曰收結簡捷

未弗御也故受命而出忘其國即戎忘其家聞枹鼓之聲唯恐不勝忘其身故必死必死不如樂死樂死不如甘死甘死不如義死義死不如視死如歸此之謂也故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百人必死千人不能待也千人必死萬人弗能待也萬人必死橫行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師也

鄒東郭曰此用兵制勝之法會得孫武子十三篇來意更圓轉簡捷

形勝類

○禋祀　青黎子

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爲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

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為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禋於六宗望秩於山川徧於羣神矣見虞書註禋享也六宗宗尊也尊祭有六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山川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徧祭丘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

楊升菴曰以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山川視子男蔡九峰配合分屬巴奇而此述尤悉

四瀆

風俗通

河出燉煌塞外崑崙山發源注海易河出圖聖人則之禹貢九河既道詩曰河水洋洋廟在河南滎陽縣河隄謁者掌四瀆禮祠與五嶽同江出蜀郡湔流亙徼外岷山入海詩云江漢陶陶禹貢江漢朝宗于海廟在廣陵江都縣淮出南陽平氏桐栢大復山東南入海禹貢海岱及淮淮沂其乂詩云淮水湯湯廟在平氏縣濟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泹禹貢浮于汶達于濟廟在東郡臨邑縣

謹按尚書太傳禮三正記江河淮濟爲四瀆瀆者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民陵居殖五穀也江者貢也珍物可貢獻也河者播爲九流出龍圖也淮者均均其務也濟者齊齊其度量也

楊升菴曰一篇禹貢要略

災異類

災變　白虎通

天所以有災變何所以譴告人君覺悟其行欲令悔過修德深思慮也援神契曰行有點鈇氣

昔象山曰孔子書從異于春秋以為後王戒而君子有取焉者為其不者等應故也

逆于天情感變出以戒人也災異者何謂也春秋灊潭巴曰災之言傷也隨事而誅異之言怪先感動之也何以言災有哭也春秋曰新宮火三日哭傳曰必三日哭何禮也災三日哭所以然者宗廟先禮所處鬼神無形體曰今忽得天火得無爲災所中乎故哭也變者何謂變者非常也耀嘉曰禹將受位天意大變迅風靡木雷雨書宜服乘者何謂衣服乍大乍小言語非常故尚書大傳曰時則有服乘也孽者何謂也曰

李安溪曰三代而下則無異示戒而亂亡隨應之人君知天不如此者而天亦不可罔也

介蟲生爲以常尚書大傳曰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龜孽堯遭洪水湯遭大旱示有譴告乎堯遭洪水湯遭大旱命運時然所以或災變或異何各隨其行因其事也霜之爲言亡也陽以散亡雹之爲言合也陰氣專精積合爲雹日食者必殺之何陰侵陽也鼓用牲于社社者衆陰之主以朱絲縈之鳴鼓攻之以陽責陰也故春秋曰日食鼓用牲于社所以必用牲者社地別神也尊之故不敢虛責也日食大水則鼓用牲

于社大旱則雩祭未雨非苟虛也勑陽則下求陰道也月食救之者陰失明也故角尾交日月食救之者謂夫人擊鏡傅人擊杖庶人之妻楔搔

楊升菴曰胡五峰云變異見於天者理極而通數窮而更勢盡而反氣滋而息興者將廢成者將敗人君爲天命之主所宜修省以答天戒也此說足補訂疏

隱逸類

○接輿　　　　封龍子

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者齎金百鎰造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請先生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辭而去妻從市而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軼何其深也接輿曰今者王使使者齎金百鎰欲使我治河南其妻曰豈許之乎曰未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釜甑妻戴經器變易姓字莫

林見素曰一引確是夫婦贊語

知其所之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挨與之妻是也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

李爲霖曰春秋多隱君子余於楚狂之妻不亦云不然何以竟能成其夫之隱耶

卜筮類

○八籌篇　　關尹子

關尹子曰古之善揲蓍灼龜者能於今中示古古中示今高中示下下中示高小中示大大中

易有象曰揲蓍詳于周易灼龜詳于洪範大合天地

五行之數能明如□□蓋一□□之道也

示小一中示多多中示一人中示物物中示人
我中示彼彼中示我是道也其來無今其往無
古其高無蓋其低無載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其
外無物其內無人其近無我其遠無彼不可析
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惟其渾淪所以爲道曰
水潛故蘊爲五精火飛故達爲五臭木茂故華
爲五色金堅故實爲五聲土和故滋爲五味其
常五其變不可計其物五其雜不可計然則萬
物在天地間不可執謂之萬不可執謂之五不

可執謂之一不可執謂之非萬不可執謂之非五不可執謂之非一或合之或離之以此必形以此必數以此必氣徒自勞爾物不知我我不知物曰卽吾心中可作萬物蓋心有所之則愛從之愛從之則精從之蓋心有所結先凝爲水心慕物涎出心悲物淚出心愧物汗出無暫而不久無久而不變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相攻相剋不可勝數嬰兒蕊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皆此物有非有物存

者曰鳥獸俄呦呦俄旬旬俄逃逃草木俄茁茁俄停停俄蕭蕭天地不能留聖人不能繫有道者存焉爾有之在彼無之在此鼓不桴則不鳴偶之在彼奇之在此桴不手則不擊曰均一物也衆人惑其名見物不見道賢人析人理見道不見物聖人合其天不見道不見物一道皆道不執之即道執之則物曰知物之偽者不必去物譬如見土牛木馬雖情存牛馬之名而心忘牛馬之實

李爲霖曰八籌數段皆相承說去以揲灼起意謂能知吉凶一執之猶局於氣數惟聖人即物以見道并物與道而忘之所以能合天而至誠如神豈假龜筮前知耶真至言哉

○卜居　　玉虛子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盡忠而蔽障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卜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

君將何以教之（願聞其要）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志純一也）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追俗人也）斯無窮乎（不困貪也）寧誅鋤草茆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事貴威也）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讓官爵也）以保真乎（守玄默也）將哫訾慄斯（承顏色也）喔咿儒兒（强笑噱也）以事婦人乎（詘蜷曲也）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轉隨俗也）如脂如韋（柔弱曲也）以潔楹乎（順滑澤也）寧昂昂（志行高也）若千里之駒乎（才絕殊也）將汎汎（普愛衆也）若水中之鳧乎（群戲游也）與波

上下隨衆卑高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沖天匹也將隨駑馬之迹乎安徐步也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鷄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貪賂行也蟬翼爲重近佞讒也千鈞爲輕遠忠良也黃鐘毀棄賢智匿也瓦釜雷鳴羣言進也讒人高張居朝堂也賢士無名身窮困也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騏驥不驟中庭者也寸有所長鷄鶴知時而鳴物有所不足地毀東南知有所不明孔子厄于陳也數有所不逮天不可計量也神有所不通日不能夜光也用

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

朱晦菴曰屈原哀憫當世之人習安邪佞違背正理故佯爲不知二者之是非可否而將假著龜以决之爲此詞以發其取舍之端以儆世俗耳

適園類

○記問　孔叢子

趙簡子使聘夫子夫子將至焉及河聞鳴犢與竇犨之見殺也迴輿而旋之衛息鄹遂爲操曰

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鵄眷然顧之慘然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鄹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翶翔於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〇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夫子而卒不能賞所也故夫子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峛崺其阪丘陵謂王室也阪指諸侯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迴慮題彼泰山題額也泰山謂魯也鬱確其高梁甫迴

欲求衆曰言
社之說不果
三不遇也

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
以永歎涕霣潺湲梁甫太山之下小山指三桓也○楚王使使
奉金幣聘夫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
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
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
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
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為基
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叔孫氏
之車子曰鉏商樵於野而獲獸焉眾莫之識以

批宋曰西狩獲麟而死之時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以天下亂不能易矣道終不行矣

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子曰麕身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言偃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爲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爲之祥今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爲來哉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吾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李爲霖曰歷序夫子適國而不遇以獲麟終之惘乎有餘悲矣

諸子拔萃卷之七終